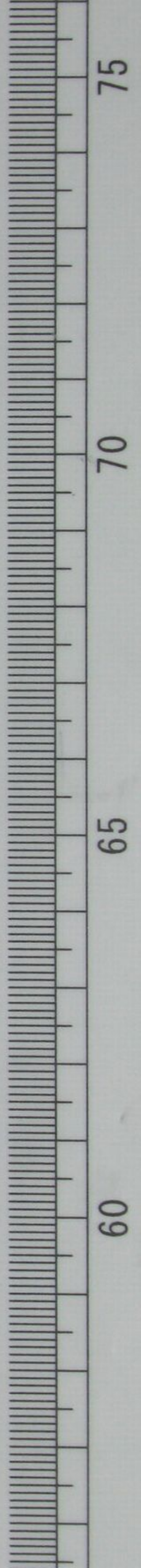


貫 串

馬蹄金

文遠堂梓行



文選卷之九

賈

申

馬羆金

嗟歸心似箭辭王駕轉回故園詩秋胡离家二十春
 千里調々无信音世界兩班全忠孝臣恨君恩子奉
 親曰下官姓秋名胡字高強此乃魯國人也居在楚
 國為官官拜光祿大夫之職离家日久不知老母生
 死存亡待吾辭王表本好一位恩德的吾主放吾回
 归故里侍奉老母一連走了數日看々离家不遠來
 看衣更換來尔等远々跟随代馬唱一日离家一日
 深好似孤鴈宿寒林虽然在楚國為官好常懷日暮
 念母親无心观看路旁景披星代月轉家門一

大

度日奉養年高白奴家羅氏女配夫秋胡丈夫一到
楚回求官一去二十余載音信无归也是吾每日採
桑侍奉婆母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稟報婆母知道
纔是呀婆母看守門戶兒媳採桑去了嗟兒要早去
早回但媳奴知到出得門來真乃好天氣吓唱三月
裡天氣真艷陽手提胸藍去採桑婆母兩鬢如霜降
風吹烛灯草上霜白來此已是桑枝茂盛綠柳垂楊
不免採桑便了唱男耕女織自古常莫把黃金用斗
量頭上愁人烏雲髮身上抖白衣裳腰中繫人絲三

帶足下登人曰鞋邦輕人搭在桑枝上白吓唱驚動
蝴蝶滿飛揚唱秋胡打馬遊家鄉路上行人馬蹄忙
坐在刀鞍四下望見一大嫂手攀桑前影好相羅氏
女後影好相吾妻房本当下馬將妻認白且住唱錯
認民女罪非常白吾吓且住那旁有一婦人採桑好
似吾妻一樣本当前相認想吾秋胡离家日久不
要冒認自有道理大嫂請了白吓唱耳旁下又听得
人喧嚷奉目抬頭四下望陽關大道无人往見一客
官站道旁白客官敢是失迷路途唱陽關大道那有

失迷路途之理乃是問個名姓但有名便知无名不
曉但不知問的是那一家姓此處有一秋胡大嫂可
曾知曉但問他作甚姓吾與秋胡八拜為交代來萬
全家書奉吾捎到故而動問但呀唱听罢言來心歡
暢口中不住謝上蒼二十年前分別往今日總得信
還鄉但客官拿來姓什原書信姓秋兄言到書信
面交本人但如若不見呢姓原書代回但客官遮遮
言道你往秋胡把拜之交你犯家中之事說得一點
不差放桑不採領你家去姓大嫂你要盤問听道

站立陽關把話講尊一声大嫂听端詳家住魯國古
田桑姓秋名胡字高强他父名喚秋楚莊二十年前
早已亡他母年長六旬上白髮蒼上奉高堂他妻名
喚羅氏女二十年前受空爐行送在陽關上吩咐的
言語記在心旁倘若要登危梯榜早修書信稍家鄉
這就是秋哥對吾講並無虛言哄娘行但听罢言來
死虛恍實與秋胡結雁行放桑不採下桑往愁
雲抖衣裳客官不嫌礼貌矮採桑的人兒死梳粧白
客官吾這里万福了姓有礼相還但客官拿來姓什

三
白旦書信姓大嫂你要書信不難請問你是秋胡什
麼人姓客官听道姓客官屢姓問端詳姓與秋胡配
妻二十年前分別往每日晨昏奉高堂姓就是他妻
羅氏女只因家貧采桑姓你就是秋大嫂姓白旦不
敢就是秋胡之妻姓卑人失敬了姓旦好說本當請客
官到寒舍奉茶姓怎奈家中狹窄不是宴客之所請客
官將書放下等奴家代回姓與婆姓觀看姓大嫂書信
到有卑人還有話與大嫂商議姓旦男女不便有話請
講姓你且听了姓秋胡他把良心喪他在楚國配姓焉

鳳吾勸他回家他不往撇下了大嫂守空房大嫂好
比花中蕊卑人好比採花郎大嫂若肯姓勾當姓李一
個織女配牛郎姓旦唛姓听罢言来怒满腔大罵客官
大不良既與秋胡結来往調戲他妻理不當再要姓
胡言乱語講惡言惡語罵一場姓大嫂錯把話来講
細听卑人说端詳男子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宅无
樑大嫂若肯姓勾當姓李一个巫山仙女配襄王姓旦听
听他胡言怒满腔罵声客官太猖狂陽關大道人來
往為何起意大不良有信就把信呈上无書早姓离回

桑若還胡言多亂講，管叫你披枷代索死无下场。生
听他言來喜吹暢，果然与吾守空房。且住調戲他，
半日並無半占春心。夫妻就談相認，待慢自古道清
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孺隨身代來馬蹄金，取將出
來試探他的心腹如何。大嫂這有馬蹄金一定与你
代到家去，免得你婆媳受苦。但嗟可恨浪子太不
良真，乃人面獸心腸。眉頭一皺，心暗想。白客官，那邊
有人來了。嗟在那里。但回家告訴年迈娘，唯黃金不
要抽身往。果然与吾守空房，拉過絲韁把馬上，急忙

到家奉受高堂

下卷旦
上

喜雀不住叫喳，聞來无事勝

天涯看，紅日西山下，不見媳婦轉回家。但心忙意
亂，休答話。眼下不住泪滴搭，將身來在草堂下。忙与
婆說根牙，嗟媳婦我兒回來了。但回來了。嗟你去
採桑為何空手而歸。但嗟罷了。吓嗟鬼吓為何這等
模樣。但婆有所不知，孩兒前去採桑，遇著一狂徒
調戲媳婦，因此急忙回來。嗟清平世界，那有這等事。
那厮怎敢調戲与我。講來。但那厮吓以乘馬來
至桑田下，花言巧語把話答他。說与秋胡曾信拜，万

全家書代回家，嗟你就當將書要回，但奴與他要書，他死有三番，二次調戲咱，他三次又把黃金獻，奴使不從忙回家，嗟吓又听罢我兒一夕話，不由老身咬碎牙，罵声狂，徒大胆大到把老身活氣死，白我兒不肯去節，乃是女中魁首，快到厨房收拾茶飯，但是只媳奴不從，駟騾馬豈作等閒，玉秋胡馬上用目洒浮雲，探處是吾的家，一去楊柳未曾發，同來綠柳兩交佳，二十年前在家下，每日奉養年邁的媽，多蒙楚王恩意大，他封我光祿大夫，腰橫玉帶，朝靴足

下踏來在家門把馬下，猛抬頭見老娘把氣發，是吾書面家莫非說一宗，一件一宗一伴一伴，告訴他，是向前忙跪下，兒是秋胡轉回家，嗟君子說話言有差，休得冒認老人家，我兒他是書生，豈是胡湏亂如麻，生啻交來春，又轉夏，日月掄流渡，是華少年子弟將髮老，母青絲變白髮，老自從兒離膝下，為娘望兒兩眼花，青春媳婦來守寡，為何一去不回家，生多蒙楚王洪恩大，腰金衣紫代烏紗，隨朝待漏陪王駕，怒兒少奉老萱華，嗟怪不得昨夜灯花連結蕊，今日是

骨肉相逢笑归家。姓母親請上，受兒一拜。嗑罷了，一
旁坐下。生謝坐。考吾兒在楚國官居何職？姓孩兒楚
國身居光祿大夫，當謝天謝地，母親孩兒來家半日，
並不見吳德的媳婦，他往那里去了？嗑廚房收拾茶
飯，喚他出來，你二人一會。生不喚也到罷了。生吾兒
回來，豈有不會媳婦？快來。旦謹守閨門，會虛假樹正
不怕日影花。旦婆，為何这等歡喜？考兒吓你丈夫
回來了。旦你孩兒回來了，在那里？生娘子那里咳呀。
旦咳呀，可恨強盜太不良，不由兩眼泪汪汪，衣錦榮

归由自可分明逼我一命亡堂前辭別年高迈自去
小房慢嗟呀。考兒吓你妻子見你罵声不止，却是為
何？生孩兒一時難以分辨，所因離別看他動靜如何。
考言之有礼。旦平地風波烈火發。生大不該在桑園
調戲母他。旦二十年守節不成名，一片冰心化灰塵。
白蒼天吓吓，想我羅氏女平素守節供奉老母，指
望兒夫身榮貴，豈改換門庭？誰知狼心回來，他反疑
心我竊玉偷香之事。桑田調戲，為我幸而被他推恍。
倘若失臉失節，豈不壞了門第？又是不義之人，還有

什麼夫妻恩愛不免拜謝婆之養育之恩尋個自尽
罢唱对着上房深之拜之謝婆之養育恩腰间解下
无情帶白婆之呀之不如一死赴幽冥吊个老叫聲秋
胡隨定我生一足踢開小房門看這是為何媳婦醒
來生娘子醒來旦三魂渺之歸陽府生娘子醒了待
吾謝天謝地旦七魄悠之又还魂猛杰睁開昏花眼
抬頭只見年邁人媳婦一死有何恨為何救我命殘
生姓干不心方不心要看在夫妻面上怒之与你陪
礼旦吱之我和你還有什麼夫妻情誰認你狼心狗

肺人看一个喜来一但忙到叫老身心不明媳婦為
何尋自尽一一从頭說分明旦婆之在土容兒真提
起心頭火一盆夫妻分別二十春媳婦守節誰不聞
指望兒夫身榮貴腰金衣紫換門庭誰知犬肺心不
心險之桑田失了名千休万休死為幸死後万古落
美名看原来如此之回頭便把秋胡罵咬牙切齒罵
畜生二十年前分別姓多虧媳婦奉晨昏三从四德
天下少与兒守寡到如今衣錦榮歸不謝恩反在桑
田獻黃金怪不得媳婦行短見你却是无义人生母

親在上容具稟水有原流樹有根孩兒打馬桑園進
夫妻對面認也認不真孩兒試探他的烟花心又在
桑園獻過馬蹄金千不正兒不心情願向前賠笑
走向前禮恭敬揚袖不探渺是人是人是明白了想
必是憐吾禮貌輕走上前忙下跪男兒膝下有黃金
看夫妻對面不相認不談桑田獻黃金我兒上前禮
恭敬一來陪罪二謝恩姓母親說話兒尊命秋胡到
作負義人走向前來忙跪定一來是陪罪二來是謝
你恩唱羅氏女聞言淚双流尊一声母親听根由奴

也不怨夫不是总是媳婦命生成一心要赴黃泉路
不愿在世為賤人唱兒吓事不伤心不慟恨怪不
得我兒不回心老身上前把罪情媳婦听我說分明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我兒回家得罪
你必須看年邁人老身上前禮恭敬双膝跪在地
流平唱哎呀婆請起白髮婆跪埃塵啼得媳
婦汗淋淋非是媳婦心太狠秋胡作事恼人心干看
万看人在婆面前双手挽起死义人姓一見娘子問
子恩竟受榮華不受貧白秋胡离家二十春淨受榮

奉不受貧母亲孩兒贈來官誥母亲後堂受下音轉
來適後前堂講話叫吾罰跪一場幸虧无有別人看
見要有另人看見豈不恥笑与吾要不看母亲的面
上吾就要胆音下怎麼音下要跪下音下列位不必齒笑这
是吾們的坐官家規下完 余金貴